

中国教育观

——
学者跨界看教育



夏欣

中国



开明出版社

中国教育观

——学者跨界看教育

夏欣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观:学者跨界看教育/夏欣著. —北京:开明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131-4675-3

I. ①中… II. ①夏… III. ①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4706 号

责任编辑:支颖 魏红岩

装帧设计:郑雯月

书名:中国教育观——学者跨界看教育

作者:夏欣

出版:开明出版社(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邮编 100089)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

字数:280 千字

版次:2019 年 4 月 北京第 1 版

印次:2019 年 4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58.00 元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货 联系电话:(010)88817647



写在前面

这本书的篇目，绝大多数出自 2002 年 8 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教育中国》。

在那之前的数月里，我一面在光明日报一业务部门尽管理之责，一面开办了一个叫作《名流看教育》的独立访谈栏目，集中采访一批教育界别之外的知名学者，以每周两篇的频次连续在光明日报二版刊出。因为在 21 世纪初，教育是被社会高度关注的领域，人人知无不言，仅教育业内的观点就乱花迷人眼。而门外学者多多少少与行业教育拉开了一段距离，其见解可能更见新意，况且书中被访人物多是声名显赫的集大成者，我发现其中 6 个名字，几天前出现在党和国家隆重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时，张榜表彰的 100 名“改革先锋”名单中。

“虽然言来语去当中不成体系，甚至有些凌乱，却多视角，有大视野，恰能以近知远，以一知万”。（当年“后记”中语）

对当年的印象，除了颇费周章的约访和成功采访的快意，还有每次加工成稿的过程。当然不是单纯的记录整理，而是把那些言语中的火花、跳跃的口语逻辑化、条理化、思想外显的过程。每完成一篇，我都会即刻送受访者审阅确认。

这些文字、被访者签名加上摄影家侯艺兵（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编审）先生专门拍摄的专栏人物照片，一起在光明日报固定版面发表后，集成了 2002 年出版的《教育中国——50 名流素质教育访谈》。

距离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整整 16 年之久，当年访问过的学者不少已经离世。一切在改变，只是教育的变化似还在青萍之末。并不是进步微缓，而是家庭、个人所能感觉到的改变明显低于其他方面，低于社会的期望，乃至在某些方面，似乎当年的问题仍然是问题，困惑仍然是困惑，悖论仍然是悖论。

这让我萌生了重新出版这本书的想法。不是因为访谈对象难得，有些名



字如雷贯耳，不是因为每篇归纳整理至微至真，最重要的，是这些灼见对今天的教育和关心教育的人来说，仍然有深度，有启发，有意义。

教育观其实不是谈出来的，而是不同生命个体在求学道路上走出来悟出来的，更是在人一生的事业追索中体察和验证出来的。这些名家都术有专攻，无一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权威、翘楚，但他们看教育、谈教育绝少局限在个人层面就事论事，即使谈到某些技术问题，也多以小见大，着眼于人、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技术可以适用于一时，总会更迭换代，人、社会和人类的文明才是永远的话题。所以受访者对教育哲学、教育本源의 思考和追问才弥足珍贵，无论在当时还是当下都一样重大和可持续。

五十几个人访谈下来，话题几乎涵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这些主题丰富、随机碰撞出来的东西独到而富于个性。如此心得，才更真切和实际，或许比教育业界理论上的说法更为生动和服人，是中国颇具代表性风流人物的和声，是为中国教育观。

文前的手写签名，开始是成稿送审时，受访者自己签上的，索性延续成了格式，是他们对思想和文字提炼加工的高度认可；而人物简介中强调受访者早年的教育背景，也许会在读者品读这些思想观点时，有一些提示和参考作用吧。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这次重新出版，我在原书的访谈篇目中剔除出了后面的主题报道部分。同时另外增加了9篇访谈和一篇书评。其中4篇访谈是已在《名流看教育》栏目见报，但没来得及收录到书中的；另有5篇是我2017年以后采访的。

第二，为了避免增加的部分和原书在时空上的混淆，我把采访时间作为一个重要因子，放在每个篇目之前，顺序排列。只有原书最后3篇是开栏以前采写的旧作，这次仍保留原书排列位置。而被访者的身份、工作单位和任职情况等，都以采访时间作为节点，不是当下职务。

对这些学者的访谈十分难忘，有些情形会在眼前不时闪现。他们那些深悟和见解可鉴往知来，也是社会的良心，值得被更多的人铭记和了解。

并以此书表达对逝去的学者深深的怀念。

夏欣

2018年12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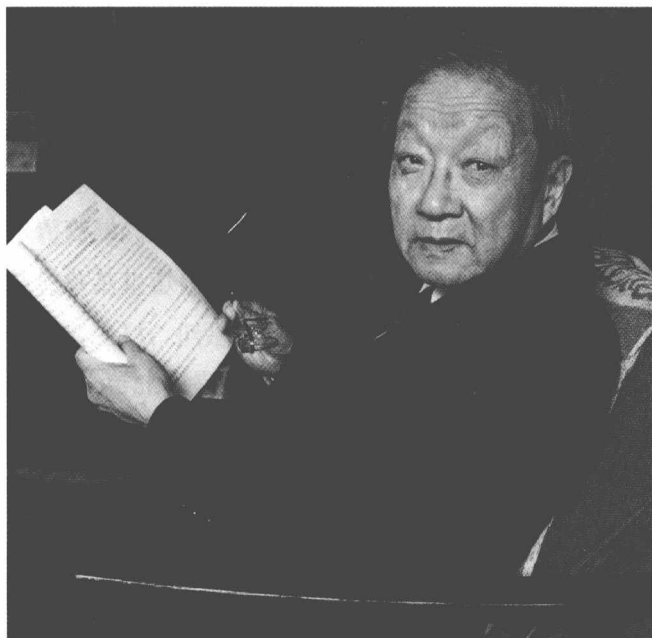
王大珩：操行之重	1
启功：拿什么“范示群伦”	5
李政道：“一对一”模式不能省	9
费孝通：新世纪的教育应该更关心什么	13
厉以宁：“利润”与非营利性不矛盾	17
杨乐：学通数学不是靠大量演练	20
宋健：谁来培养优质劳动力	23
资华筠：学会拥抱学习化社会	27
英若诚：学非所用又如何	31
王绶琯：科学家要把好苗子带进科学圈	34
文怀沙：“继往”才能“开来”	40
王立平：把“美味”和“营养”卷起来	45
艾丰：教育改革的依据最终在社会用户	49
谢冕：大学应保持一方清静	55
陈佳洱：科学立志在启蒙	59
朱邦造：什么决定你是否“很国际”	63
柳传志：我最看重“归纳总结能力”	68
任继愈：重学“史”与强“立志”	74
秦文君：最好的教育是提升对善的向往	79
朱学勤：垂裳而治 让大学安静下来	83
刘光鼎：学会学习比学习本身重要	88
钱伟长：办大学要“拆掉四堵墙”	92
魏明伦：独立思考 独家发现 独特表达	96

赵宋光：教改的动力与范式·····	101
附：教学岂能一成不变·····	106
李燕：人文素质教育不简单·····	109
谢晋：光坐在教室里成不了才·····	113
冯小宁：历史教学缺了什么·····	117
敬一丹：农村人口、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是大事·····	121
何振梁：体育要强调“育”的功能·····	125
黄苗子：好的教育应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131
王选：远见和洞察力与读书、实践、思考·····	135
陈祖芬：最基本的教育是劳动观·····	142
滕矢初：没有什么比身心健康更重要·····	146
朱丽兰：要有牵动体系结构的改革力度·····	151
温世仁：西部教育要立足“留才在乡”·····	158
崔永元：我对教育就是个着急·····	163
余秋雨：要重现文科的魅力·····	171
杜祖贻：现代化不是盲目西化·····	178
黄宗英：人之初 自有梦·····	182
柳松柏：给孩子们一个诗化教育背景·····	187
袁隆平：“全才”未必都豪杰·····	191
胡亚美：还是应当把“劳”写进教育方针·····	195
徐匡迪：今天怎样做教师·····	199
王明达：各类教育之间应有立体交叉通道·····	204
闵维方：办教育要讲成本补偿·····	207
刘吉：教育不能搞标准化·····	212
周国平：教育引导人类的心智生活·····	219
陈竺：科学伦理应成为理科生必修课·····	223
冯骥才：人文教育靠熏陶·····	227
张金哲：要做 敢做 能做·····	231
全如斌：一所大学精神气质的至深影响·····	240

张志中：保护初心——那种发乎内心的喜欢·····	249
王渝生：科技馆是真正有效的教育资源·····	255
朱永新：用校园阅读改造和改良教育·····	263
原版后记 ·····	274
附录：《教育中国——50 名流素质教育访谈》书评	
散点透视——看教育庐山面目 ·····	程方平 277

王大珩：操行之重

采访时间 2001 年 9 月



王大珩

王大珩，祖籍江苏苏州，1915 年生于日本东京。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开拓激光、空间光学、遥感、光度、色度等领域。1999 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曾任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今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首任馆长、所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5 岁就读北京孔德小学，后考入北京汇文中学、青岛礼贤中学、清华大学，1938 年赴英留学，先后就读于帝国理工学院、谢菲尔德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问：先生在读书时上过名校，跟过名师，一代清华名师叶企孙带出了包括先生在内的十多位功勋科学家。请先生谈谈教师特别是名师给予学生最多的是什么？

王大珩：我生在一个小康之家，有幸受过完整的教育，跟随了许多好教师。北京汇文中学教过我的老师有的成了大学教授，有的成了某一方面的专家，清华的叶企孙先生更是一代名师。他们传授给我们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教我们怎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对民族对国家未来的责任使我毕生难忘。因此我认为怎样做人的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母校清华的校训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把重视操行放在前面。这也是我受益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在担任北京市科协主席的时候，常有企业、外商要给中学生设奖，主要是各学科的专业奖。我就讲，我们要培养科技英才，但是对学生的考核除了要体现科学意识和创造意识而外，还要能体现他的精神道德素质，设奖要能够表明我们的教育提倡什么。

问：现在的孩子所处的环境与你们求学的那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是否有这种感觉？

王大珩：不错。前两年，我和何泽慧等许多院士到漠河参加观测日全食的活动，一些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请我们在邮封上签名。我随口问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你为什么要我给你签名呢？”她的回答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以后这个签名就值钱了！”

我们的后代的思想中竟装着这么多赚钱的概念，令我想到教育的有些问题。十一二岁，是娃娃们的意识形态扎根的时期，接受能力最强，有些东西形成以后长大要扳过来是很难的。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曾这样训练孩子，“苹果是哪里来的？”答：“中国运来的”，“要吃中国的苹果，就要先占下中国的土地”。训练这种“抢夺心理”很可能就制造了坏人胚子。

我们读小学时还有一门课叫“修身”。小时候不讲究这些基本的教育，长大问题就出来了。有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迎新典礼，要我参加，物理系学生会的代表讲话说：“我们这一届物理系学生的入学分数最高……”我给他们泼了冷水：“得分最高，却让父母给铺床，这样的学生不仅不可取，简直就是大学生的耻辱。”这个话还传到台湾的清华大学。大学生生活不会自理，不知道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下、在不如人意的条件下生存，也是教育的问题。

问：在这一代人中，这类问题很普遍，想不到先生这样年纪的科学家也会感同身受。用什么办法治理才好？

王大珩：医学上讲预防医学，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让你生病。教育也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道德要从幼儿园抓起。现在培养竞争意识是需要的，但竞争不是要打架，是要通过竞争激发思想行为的进步。比如体育竞赛，要靠拼搏去赢，但是不可以卑鄙的手段去赢，这才是奥林匹克精神。科学界有一个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剽窃、抄袭，作假，把名、利庸俗化，甚至成了违法行为，实际上等同于强盗。如此不讲道德规则的卑劣行为出在高学历的人身上，说明什么？

我们这一代身上的“德”是时代逼出来的，不能亡国。如今不是那样的环境了，生活好了，奋斗少了，开放的社会环境容易让人往物质利益上使劲，因此更需要把高尚的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否则很容易陷到个人主义的凹臼里去。

问：如果把“德”的教育排序，排第一位的应该是什么？

王大珩：爱国主义。假如一个班级的孩子与别人赛足球，问他们希望谁赢？回答一定是“我们班赢！”这是在一个集体生活的人都该有的愿望和感情，如果连这点感情都没有，不是太可悲哀了吗？何况我们有那么高度的文化和灿烂的历史值得骄傲，那是连外国人都不能不尊重的东西。

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国际上衡量国家地位，除了拳头大小以外，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现在，我们的对手可以用经济武器，也可以用文化武器对付我们，让我们的人做意识形态的奴隶。学问再好，如果意识形态不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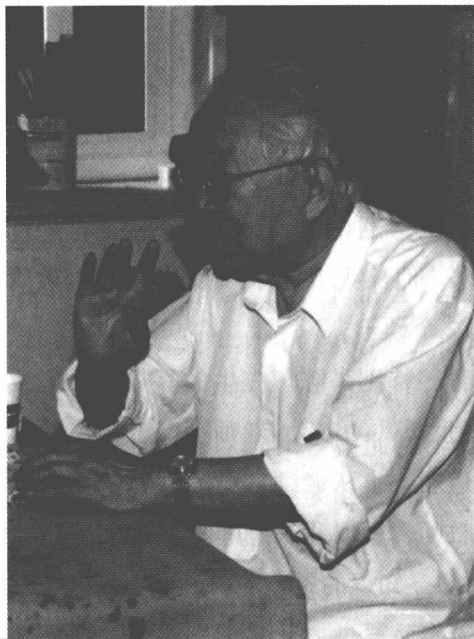
立，没有表现民族气节的见解，是不会被人看得起的。我 1941 年到 1948 年曾在国外留学和工作。有人问那时你们为什么要回国？我听了奇怪。成仿吾先生说得好：“不回国才有理由可讲，回国有什么理由可讲？”本来就天经地义。

问：和其他方面的教育相比，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难度是否更大一些？

王大珩：这正是我们所要正视的事情。对新一代的道德教育不光是教育界，而是全社会的成员都随时要谨慎对待的事。它不是一时之教育，一时之运动，而是千秋万代的事情。人生下来会要好的大的东西吃，这是生存本能。从进化论上讲，社会进步也是从个人生存利益关系向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进化，所以“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不能对等，后者必须大于前者，讲奉献。因此在下一代的教育上，谁没有责任？

启功：拿什么“范示群伦”

采访时间 2001 年 9 月



启
功

启功，1912 年生于北京。书法家、画家，古典文学、文物鉴定、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

曾就读北京马场小学（汇文小学），汇文中学。高中时辍学，一面教家馆，一面四处求师，发愤自学。先后从贾尔鲁、吴熙曾先生习书法丹青，从戴绶之先生读经史辞章。1933 年经人推介，受业著名文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生，并开始教学生涯。



问：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大家，画家、文物鉴定家，可先生却说这些都是“业余爱好”，说自己的专业首先是教书，是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如此看重“教书”？先生当年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时想到了什么？

启功：说教书的事要先看我的邻居钟先生。钟敬文先生百岁差一岁，我是差一岁90。他前一段身体不好住院，躺在病房里还给学生讲课呢！最近出院了，又把这关渡过去了。这些天他饮食也增加了，还坐着轮椅下楼散步。我们两人家离得特近，就是见不上面。但天天通电话，还约着在楼下草坪见了一面。他一心想把身体恢复了接着工作。他长我10岁尚且如此，我岂敢偷懒？我现在还带8个研究生，6个博士，2个硕士。

我从一个中学生到今天，受益于教育，特别是陈垣先生的耳提面命。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一直到老师去世总共40年，老师不但教导有关学术的知识，做学问的门径，处事做人的道理，也从老师自身表率 and “谈言微中”的诱导中懂得什么是教育和怎样做教师，所以我说恩师陈垣这个“恩”，不是普通恩惠的“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我这些年为我们北京师范大学题字，先后写过“师垂典则，范示群伦”，“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便是我心里教师的分量，示范的分量。1988年我义卖书画，为学校筹集一笔基金，10年前以先师书屋的名字“励耘”为名设立了奖学助学基金，也是为纪念和绵延老师的教泽，接续师德之火，传示后人。

问：学生们说先生上课强调通学，板书精美，讲解生动，比如讲解古诗词，会把平仄声符在黑板上画成竹竿再截取，还不时抑扬吟唱，把繁难的音韵声律讲得通俗有趣，这些“教书”的讲究是从哪儿来的？

启功：教书不能不讲师表，不讲教学原则。当年陈垣先生让我教辅仁中学，但校长嫌我学历不够要解聘我，陈先生就让我教大学一年级的国文。从

那儿起，他在教学方面多少年未间断地对我提醒，唯恐听不明，记不住。他才可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呐！他讲“上课须知”，其中就有教师在讲台要有一个样子，上课和学生“脸是对立的，感情不能对立”；对学生要以鼓励夸奖为主，万不可有偏爱、偏恶，即使淘气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不能发脾气，“万不可讥诮学生”。我开始教书时，有一位叫尹时功的同事，爱拿学生取笑。比如当堂说名叫杨万章的学生“章而不万也”什么的。后来学生们一起跪请他离堂，陈垣先生解聘了他。不懂得尊重学生啊！

问：先生认为“以学生为本”是教师教育特别需要提倡的。它和教学细节是一种什么关系？

启功：是不是尊重学生都是从小事上看出来的。陈垣先生要求我们备课要特别细致，搜集材料竭泽而渔，把学生可能设问的都想到。说有时“研究几个月的结果，并不够一堂课讲的”。还要求教师写教课日记，把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记下以备比较，批改作业要细致。记得他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批“‘本’字无勾”，连笔误也要纠正过来。告诉我们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要改关键处，评点作文时，好的在堂上表扬；不好的，堂下个别谈。他曾让我把批改得不够恰当的地方撤下来。他提倡在学校楼道的玻璃框里展出学生作业，上面有老师的顶批、总批，加圈点的地方，不光是学生观摩的大检阅，也是教师怎么教学、批改作业大检阅。

还有板书，先生曾说要想好应写什么，什么不必写，写了学生不抄，也白费。我当时想，写板书还要起稿吗？有一天我溜进讲堂，坐学生堆里，一瞧，陈先生不光写得精辟，书写的位置不高不低，四字一行，边写边看，不让讲台挡上一个字。

教师还要懂得疏通课堂空气。陈垣先生总和我们说，教师要常到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远处看看板书如何，近处瞧瞧学生笔记，在学生座位上给他指点，他的印象才能深刻。

还有一条，教师要讲究仪表，不能随随便便。我的一位“同门”叫毛润林，满鬓胡须，又常懒得刮，老师告诉他上课不能不修边幅，礼貌不全不行。

他忘刮胡子的时候，老师见了总是看着他的脸，用手一指，他便局促不安。有一次我们一同去见老师，快到门前了，他忽然发现胡子没有刮，赶快跑到附近一位同学家借刀具现刮。他的父亲也是我们的一位师长，看见后说：“你真成了子贡入马厩而修容”，大家听了无不大笑，那次他才“免于一指”。

李政道：“一对一”模式不能省

采访时间 2001 年 9 月



李政道

李政道，江苏苏州人，1926 年生于上海。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有重大贡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中科院支持下创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并担任主任。

曾就读上海清星小学，东吴附中，江西联合中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大。1946 年由吴大猷教授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究院学习，取得哲学博士学位。